

金瓶梅论稿



郑庆山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郑庆山 著

金瓶梅论稿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沈阳

金瓶梅论稿
Jinpingmei Lungao

郑庆山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20,000 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9 3/8 插页：2
印数：1—6,813

1987年11月第1版

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徐 彻 常 晶 责任校对：周 全
封面设计：李勤学

统一书号：10090·445

定价：2.70 元

目 录

一部讽时刺世的书	(1)
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	(16)
《金瓶梅》所反映的明代经济和社会生活	(32)
《金瓶梅》与《峰县志》	(58)
《金瓶梅词话》本与张竹坡评本	(86)
动机·题材·体裁	(104)
规模宏大的有机整体	(139)
妻妾争宠的争斗和《金瓶梅》的故事情节	(174)
《金瓶梅》的方言	(211)
《金瓶梅》的艺术技巧	(221)
《金瓶梅》的人物描写	(244)
《金瓶梅》人物漫谈(一)	(256)
《金瓶梅》人物漫谈(二)	(269)
《金瓶梅》人物漫谈(三)	(283)
后 记	(296)

一部讽时刺世的书
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什么书？明清之际，有说它是“指斥时事”的，如沈德符。有说它是秽书、淫史的，如东吴弄珠客和蒲松龄。近代以来，狄葆贤则说它是“真正社会小说，不得以淫书目之”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把它列为“人情小说”，说“诸‘世情书’中，《金瓶梅》最有名”。后来的有识之士，多半援引鲁迅对此书的精辟分析，一方面正视它的猥黷描写，一方面并不以淫书目之，刊印节本，有所鼓吹，企图流布。然直至当代，思想如此解放，一般人仍以黄色小说看待，谈虎色变，始终不能开禁。

《金瓶梅》当然是一部描写世态人情讽时刺世的书。它叙述了西门庆这个商人、官僚一家的兴衰史，以见世态之炎凉。在他财势兴旺时，社会上各种人，从下层市民、富户、县吏，到中上层的文官武将，纷纷向他聚拢来。有求财的，有依势的，有攀亲的，趋炎附势，各取所需。人来礼往，车水马龙，美酒华筵，歌吹盈耳，一派繁华景象。西门庆宴请六黄太尉和升任理刑、朝见皇帝，达到繁盛的顶点。有西门庆认蔡京为义父，必有李桂姐、吴银儿做干女儿。乔大户向西门庆攀结儿女亲，孩子们还在襁褓之中。这也是旧社会常有的事。而西门庆给翟谦买个丫头，也居然成了“亲家”。正是：不是亲者强作亲。西门庆有什么可亲？他的银子可爱。可是，西门庆一死，爱妾李娇

儿乘乱偷了五锭元宝，首先归院。家奴汤来保盗货，复调戏主母吴月娘。伙计韩国拐财，跑去东京。最好的朋友应伯爵，投靠了新主子，又拆吴月娘的台。受恩最多的原主管吴典恩，得驿丞，升巡检，反而诬吴月娘与玳安有奸，做出背义忘恩、恩将仇报的事来。其他人更疏而远之，就不必说了。作者对这样的势力小人了解最透彻，揭露批判也最深刻：

看官听说：但凡世上帮闲子弟，极是势力小人。见他家豪富，希图衣食，便竭力承奉，称功颂德。或肯撒漫使用，说是疏财仗义，慷慨丈夫。胁肩谄笑，献子出妻，无所不至。一见那门庭冷落，便唇讥腹诽，说他外务，不肯成家立业，祖宗不肖〔幸〕，有此败儿。就是平日深恩，视同陌路。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，如胶似漆，赛过同胞弟兄，那一日不吃他的，穿他的，受用他的。身死未几，骨肉尚热，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。（第八十回）

西门庆死时，特别嘱咐吴月娘：“我死后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，你姊妹好生待着，一处居住，休要失散了，惹人笑话。”死了，死了，金莲、雪娥私仆，活着还管不了那么多，死人怎能管得了活人的事。李娇儿归院，潘金莲寄卖，孙雪娥被拐，孟玉楼改嫁，走死逃亡，风流云散；孝哥度脱，最后只剩吴月娘携带玳安、小玉三人。真是树倒猢猻散，聚如蜂蚁，散如烟了。在吴月娘送孟玉楼出嫁之后，有这样一段描写：

月娘回家，因见席上花攒锦簇，归到家中，进入后边院落，见静悄悄，无个人接应。想起当初，有西门庆在日，姊妹们那样热闹，往人家赴席来家，都来相见说话，一条板凳姊妹们都坐不了。如今并无一个儿了。一面扑着西门庆灵床儿，不觉一阵伤心，放声大哭。（第九十一回）

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大势所趋。吴月娘也难以挽回。

作者特别写了“春梅游旧家池馆”一回，以状其破败荒凉景象：

墙垣欹损，台榭歪斜。两边画壁长青苔，满地花砖生碧草。山前怪石遭塌毁，不显嵯峨；亭内凉床被渗漏，已无框档。石洞口蛛丝结网，鱼池内虾蟆成群。狐狸常睡卧云亭，黄鼠往来藏春阁。料想经年人不到，也知尽日有云来。（第九十六回）

面对这种凄凉景况，春梅自然也有些凄惨。但是，对西门庆一家的败落，作者并未流露出惆怅哀伤的情绪。在这一点上，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不同。看来他的家庭并未衰败，故无兔死狐悲之叹。

对于西门庆家庭的兴盛，作者揭露他是得了不义之财。就说所谓得妻财吧，孟玉楼的财物无多，竟行同抢掠。李瓶儿带来多少家私，玳安向傅伙计说得再清楚不过了。他和花子虚本为会中兄弟，奸占了他的妻子，据有了他的家业，作下了罪孽。因此花子虚死了，也不饶过他们。这两个奸夫淫妇终于被花子虚索命而死。做买卖偷税，做官贪赃，又放高利贷。所以，作者借应伯爵讲故事，讽刺他的暴富有贼气。对于西门庆的破落，作者在孟玉楼改嫁时，借路人之口说道：

有那说歹的，街谈巷议，指戳说道：此是西门庆家第三个小老婆，如今嫁人了。当初这厮在日，专一违天害理，贪财好色，奸骗人家妻子。今日死了，老婆带的东西，嫁人的嫁人，拐带的拐带，养汉的养汉，做贼的做贼，都野鸡毛儿零撻了。常言，三十年远报，而今眼下就报了。旁人都如此发这等畅快言语。（第九十一回）

他认为这是西门庆贪财好色的报应。作恶愈甚，报应愈快。

《金瓶梅》又可以说是西门庆的淫乱的生活史。追求享乐是西门庆的主要生活目标，发财升官不过是其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。贪恋女色，满足情欲，又是他享乐生活的主要内容。因此，他无日无时不在这方面做功夫。被他奸骗的人一个接一个，于是形成了小说中的一条毫不间断的中心线索。正是因为他淫纵无度，所以才暴病而亡。李瓶儿和春梅都是因奸淫致命。潘金莲的淫荡比这两个人为甚，是个典型的淫妇。她之被杀而死，是保持着和《水浒传》的一致。孙雪娥和宋惠莲的死也跟他们的私通有关。陈经济也是这样。这中间所表现的主要思想显然是戒淫，而不是相反。作者还不断地通过议论和诗词向人们发出警告。其次是所谓“淫人妻子，妻子淫人”的因果报应思想。写宋惠莲和孙雪娥就是为了表达这一思想的。再次，就是所谓妇女祸水论。写潘金莲给西门庆服媚药致命，其用意即在此。但从整部作品的客观效果上看，罪魁祸首显然是西门庆。说作者创作此书的主要思想动机之一是戒淫，是不无根据的。但是，他写私生活太频繁了，太显露了，又时而流露出津津乐道的情调，所以，不能不在客观上造成宣淫导欲的恶果。被人斥为诲淫，也不是毫无缘故的。

作者以戒淫的创作动机，却出现了宣淫的社会效果，其原因是书中充斥了淫秽的描写和作者的不健康的情趣。

这种情形的出现，值得具体分析。

首先，当时的社会淫靡风气太盛。这种风气的风靡一时，在上是出自宫廷。西门庆和李瓶儿、潘金莲欣赏的春画，就是花太监从宫中带出来的。任医官给西门庆的滋补药延寿丹，本是林真人合给皇上用的，也传到了民间。在下则是来自商人。临清码头有百十间娼妓窠子，都住着各处远方来的行商。坐商如西门庆，他所用的淫器勉铃，产自缅甸，说不定就是商人带

进的舶来品。于是，上下相济而波及于士林，见诸于文学。蔡状元携妓吟诗题咏即是一例。我们这里说的还是仅就《金瓶梅》所及者，如果再看一点野史笔记，对这种情况了解得更清楚。沈德符不肯刊刻他的《金瓶梅》抄本，怕坏人心术，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云云。但是，他写的《万历野获编》，谈起淫荡故事，也是不厌其烦津津有味的。如《瓷器》、《春画》、《守土吏狎妓》、《食人》、《周解元淳朴》、《禁歌妓》、《契兄弟》、《对食》、《宦寺宣淫》、《内庭结好》、《权臣籍没怪事》、《宫词》、《禁自宫》等题目，均是畅谈狎邪之事。鲁迅对《金瓶梅》一书的性质，秘黷描写和社会风气的关系有很好的分析：

就文辞与意象以观《金瓶梅》，则不外描写世情，尽其情伪，又缘衰世，万事不纲，爰发苦言，每极峻急，然亦时涉隐曲，猥黷者多。后或略其他文，专注此点，因子恶谥，谓之“淫书”；而在当时，实亦时尚。成化时，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，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，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。于是颓风渐及士流，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，而俱借“秋石方”致大位。瞬息显荣，世俗所企羨，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，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。风气既变，并及文林，故自方士进用以来，方药盛，妖心兴，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，且每叙床第之事也。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

其次，和作者的创作方法有关。《金瓶梅》是写实主义的作品。既然社会现实如此，他就照样摹写。虽然未免失之于自然主义，但不如此似不足以表现西门庆之流卑污的极致。暴露社会道德的沦丧，以前车之鉴戒人，以维持伦常，这是他的讽刺

时事的构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最后，他把房中术写得这般深细，如此层出不穷，亦在迎合时尚，取悦读者，广泛流传，他倒是顾及到了社会效果的。时人既不以纵谈闺韩方药之事为耻，作者亦然，虽然他仍不愿留下自己的名字。但是，世事如轮转，时变事迁，此书只能流布一时，而难以持续久远。归根到底，还是作者自己把他的这部作品封闭了。就是在明代，那些称赞它的名士们，多半也以为可赏鉴而不可流传。此书之难得，盖有由矣。

但显然，闺房之私并不是西门庆和他的妻妾们的家庭生活的全部。此外还描写了：争宠斗法，燕歌嬉游，观灯赏雪，婚丧嫁娶，说媒会亲，建宅祭祖，迎宾送礼，责奴害仆，谋财受赃，失盗诉讼，听经打醮，解禳降香，相面占卜，等等。一言以蔽之，均世态人情者也。所以，专注于狎邪之笔，是很大的片面性。况且，除家庭生活外，还有更重要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描写呢。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个不小的官僚，抨击时政显然是他写作这部小说的根本目的。他把西门庆写成一个恶霸、富商和赃官三位一体的人物，立意即在此。

西门庆的一生，做官前后，一直和官场相始终。他做官以前，利用财势，买通官府，欺压良善，以遂其奸。如发配武松、来旺儿，讹诈蒋竹山。又以同样手段，掩盖自己的罪恶。如处置武大、宋惠莲、宋仁之死。就是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淫棍、恶霸，因为多次给蔡京送礼，又奉献生辰担，得以平步青云，做了金吾卫副千户，而且带挈家人都侥幸得官。对于蔡京如何以朝廷命官送入情，书中有非常具体的描写：

太师因向来保说道：“礼物我故收了，累次承你主人费心，无物可伸，如何是好？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？”

来保道：“小的主人，一介乡民，有何官役。”太师道：

“既无官役，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割付，我安你主人，在你那山东提刑所，做个理刑副千户，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，好不好？”来保慌的叩头谢道：“蒙老爷莫大之恩，小的家主举家粉首碎身，莫能报答。”于是唤堂后〔候〕官，抬书案过来，即时签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割付，把西门庆名字填注上面，到衙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，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。（第三十回）

对于这种狱以贿成，卖官鬻爵的黑暗腐朽的政治现实，作者指斥道：

看官听说：那时徽宗，天下失政，奸臣当道，谗佞盈朝。高、杨、童、蔡四个奸党，在朝中卖官鬻狱，贿赂公行，悬秤升官，指方补价。夤缘钻刺者，骤升美任；贤能廉直者，经岁不除。以致风俗颓败，赃官污吏，遍满天下，役烦赋重，民穷盗起，天下骚然。（同上）

西门庆做官之后，他这个屡次触犯刑法的人来理刑，其行径可想而知。为包占王六儿夹打二捣鬼且是小事，处理苗青杀人案件，贪赃枉法，以致为御史官所参劾，则构成大案。作者对西门庆与夏提刑合伙分赃的事有详细的描写：

饮酒中间，西门庆慢慢题起苗青的事来：“这厮昨日央得了个士夫，再三来对学生说，又馈送了些礼在此。学生不敢自专，今日请长官来，与长官计议。”于〔是〕把礼帖递与夏提刑。夏提刑看了，便道：“恁凭长官尊意裁处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依着学生，明日只把那个贼人、真赃送过去罢，也不消要这苗青。那个原告小厮安童，便收领在外，待有了苗天秀尸首，归给未迟。礼还送到长官处。”夏提刑道：“长官这些意就不是了。长官见得极是，此是长官

费心一场，何得见让于我，决然使不得。”彼此推辞了半日，西门庆不得已，还把礼物两家平分了，装了五百两在食盒内。夏提刑下席来，作揖谢道：“既是长官见爱，我学生再辞，显的迂阔了。盛情感激不尽，实为多愧。”又领了几杯酒，方才告辞起身。这里西门庆随即就差玳安拿了盒，还当酒抬送到夏提刑家。夏提刑亲在门上收了。（第四十七回）

曾御史参了夏提刑和西门庆一本，反而把自己参倒了。西门庆由于与蔡御史，宋巡按、翟管家的互相勾结，互相利用，以及拜蔡京为义父，请六黄太尉一饭，得朱勔提携，冒河运之功，升为理刑正千户。官越做越大，财越积越多，淫欲越来越旺，罪孽越来越重，一夕暴亡，理势必然。作者写西门庆人亡家破，是对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总批判。

当然，《金瓶梅》中的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是蔡京。不少所谓清官和西门庆的斗争之所以不能胜利，都是因为碰到了这个大保护伞。曾御史弹劾西门庆的奏疏被他扣押，反对他损下益上，取民膏以聚京师，遭到他的打击报复。前此，字给事为北虏犯边，抢过雄州地界，兵部尚书王黼不发人马，失误军机，曾上表章，参劾蔡京等人，其略曰：

恳乞宸断，亟诛误国权奸，以振本兵，以消虏患事。
……又我皇宋建国，大辽纵横中国者，已非一日。然未闻内无夷狄，而外萌夷狄之患者。……今招夷虏之患者，莫如崇政殿大学士蔡京者：本以检邪奸险之资，济以寡廉鲜耻之行，谄谀面谀；上不能辅君当道，赞元理化，下不能宣德布政，保爱元元；徒以利禄自资，希宠固位，树党怀奸，蒙蔽欺君，中伤善类，忠士为之解体，四海为之寒心；联翩朱紫，萃聚一门。迺者河湟失议，主议伐辽，内割三郡，郭

药师之叛，卒致金虏背盟，凭陵中夏；此皆误国之大者，皆由京之不职也。王黼贪庸无赖，行比俳優，蒙京汲引，荐居政府，未几谬掌本兵，惟事慕位苟安，终无一筹可展。迺者张达残于太原，为之张皇失散；今虏之犯内地，则又挈妻子南下，为自全之计；其误国之罪，可胜诛戮。杨戩本以纨绔膏粱，叨承祖荫，凭藉宠灵，典司兵柄，滥膺阃外，大奸似忠，怯懦无比。此三臣者，皆朋党固结，内外萌〔蒙〕蔽，为陛下腹心之蛊者也。数年以来，招灾致异，丧本伤元，役重赋烦，生民离散，盗贼猖獗，夷虏犯顺，天下之膏腴已尽，国家之纪纲废弛，虽擢发不足以数京等之罪也。……（第十七回）

王黼等人损害了皇朝的根本利益，字给事的奏章生效了。“圣旨：蔡京姑留辅政。王黼、杨戩便拿送三法司，会问明白来说。钦此钦遵。”字给事的本章，历数蔡京等三人的罪行，是对上层当权派的无情揭露，也是作者火力最集中的批判文章。

按之明史，“俺答受封，为隆万间一大事。主持其事者为高拱、张居正。而事后绸缪，苦心调护将帅之间，边备克修。空心敌台之建，至一千余座。东面北面之防愈固，则纯属居正之功。”（邓之诚《中华二千年史》）所以，隆万以后，鞑靼扰边之患遂减，四境晏然。而“当世宗之时，‘南倭北虏’之乱，经十余年不绝，加以营建斋醮，用度不继，始加赋百二十万，加准扬盐课至百万。公私困竭，虽非尽由嵩导之，而嵩以奸贪固位，明代之败坏，未始不由于嵩也。”（同上）又杨继盛劾严嵩疏中有：“前俺答深入，击其惰归，此一大机也。兵部尚书丁汝夔，问计于嵩，嵩戒无战。及汝夔逮治，嵩复以论救给之。汝夔临死，大呼曰：‘嵩误我。’是误国家之军机。大罪七也。”《金瓶梅》写三法司会问的结果是：王黼、杨

戡本兵不职，纵虏深入，荼毒生民，损兵折将，失陷内地，律应处斩。”正是以王黼影射丁汝夔，以蔡京影射严嵩，以大辽影射俺答。复之明史，杨继盛所劾，乃嘉靖二十九年秋八月事。

再说蔡京的结局。韩道国跑到东京，依附翟谦。在全书即将结束时，他携带妻女又跑了回来。王六儿重理旧业，韩爱姐则与陈经济往来。韩道国向陈经济“说起朝中蔡太师、童太尉、李右相、朱太尉、高太尉、李太监六人，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，后被科道交章弹奏倒了。圣旨下来，拿送三法司问罪，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。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，家产抄没入官。”而“严嵩之倾覆，由于邹应龙、林润疏劾其子世蕃以撼嵩，则授意于徐阶，且通方士蓝道行及内侍等。诛世蕃之爱书，亦出徐阶手定。”（邓之诚《中华二千年史》）严嵩亦被两御史交章弹奏，身遭子诛，家产籍没，适与蔡京相仿佛。这样看来，沈德符的话该是可信的。他说：“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，指斥时事，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，林灵素则指陶仲文，朱勔则指陆炳，其他各有所属云。”他虽说这是传闻，以当代人判断当代事，比我们是更会接近事实的。鲁迅也相信沈德符的话。他说：“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，人物每有所指，盖借文字以报夙仇，而其是非，则殊难揣测。沈德符谓《金瓶梅》亦斥时事，‘蔡京父子则指分宜，林灵素则指陶仲文，朱勔则指陆炳，其它亦各有所属。’则主要如西门庆，自当别有主名，……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

我们考察《金瓶梅》的取材和所影射的人物，主要为了说明这部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背景，也是为了说明它是一部批判当代社会现实的作品。至于它所塑造的人物，我们当然视为文学的典型而不是指历史上的某个人物。

《金瓶梅》还把批判的笔锋指向了最高统治者。它这样评论宋徽宗：“这帝皇果生得尧眉舜目，禹背汤肩。若说这个官家，才俊过人，口工诗韵，目类〔览〕群羊〔籍〕；善写墨君竹，能挥薛稷书；道〔通〕三教之书，晓九流之典。朝欢暮乐，依稀似剑阁孟商〔蜀〕王；爱色贪杯，仿佛如金陵陈后主。”把他写成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，倒也确是宋徽宗的形象。小说对他的批判主要有三事。一是任用奸臣，祸国殃民。第一回开篇就说：“话说宋徽宗皇帝，政和年间，朝中宠信高、杨、童、蔡四个奸臣。以致天下大乱，黎民失业，百姓倒悬，四方盗贼蜂起，罡星下生人间，搅乱大宋花花世界。”二是花石纲之役，劳民伤财。“朝廷如今营建艮岳，敕旨令太尉朱勔，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，运船陆续打河道中来，头一运将次到淮上。又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，长二丈，阔数尺，都用黄毡盖覆，张打黄旗，费数号船只，由山东河道而来。况河中没水，起八郡民夫牵挽。官吏倒悬，民不聊生。”三是大兴土木，派购古器。

“如今朝廷皇城内新盖的艮岳，改为寿岳，上面起盖许多亭台殿阁，又建上清宝篆宫、会真堂、璇神殿，又是安妃娘娘梳妆阁，都用着这珍禽奇兽，周彝商鼎，汉篆秦炉，宣王石鼓，历代铜鞮，仙人掌承露盘，并希世古董，玩器摆设，好不大兴工程，好少钱粮。”派下来采购古器的数量是，天下十三省，每省要万两银子的古器，东平一府则坐派二万两。按以上三事，都是采自宋徽宗政和年间的历史实事。明世宗、神宗均黷货，中年以后，渐增亦同；而前者笃道，后者信佛。上清宝篆宫之建，为斋醮而设，盖影射嘉靖年间事。嘉靖轻夫妇之道，万历则宠郑妃，爱色贪杯还是针对后者。

以上所举，多半是书中构成故事情节者。作者于揭发弊政，复多穿插，不拟繁叙。仅此，亦足见历来被人斥为淫书的

《金瓶梅》到底是一部什么书了。

至于这部书所表现的思想，我以为倒是很平常的。贪财好色是罪恶的渊藪，这显然是作者表达的主要观念之一，其中还夹带有女子祸水论。在这方面，大概倒是受了也是成书于隆庆万历间的《封神演义》的影响。王闾运《湘绮楼日记》评《封神演义》说：“明人喜为传奇演义之言，而此独诙诡不平，多所指斥。大致以财色为戒，故独重赵公明兄妹。财为兄而色为妹，未有无财而能耽色者也。置之十绝之中者，戕生多端，中年尤在财色也。十绝破而杀仙，万仙诛而沐猴冠矣。”（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日）吴月娘即把潘金莲比作九尾狐狸精再世（贾三近奏疏中亦有九尾狐之语，谓“狡狴诚三窟之兔，奸邪信九尾之狐。”见《无忌勋臣妄肆求请恳乞究处以重漕储事》疏）。姐己为狐精，虽见于唐李瀚《蒙求》注，然为一般人所熟知，不能不是由于《封神演义》的传播。嘉隆间，随着工商业的繁荣，社会生活的奢靡，鼓吹财色的思想应运而生。如颜山农以为，“每言人之好贪财色，皆自性生。其一时之所为，实天机之发，不可壅阏之。第过而不留，勿成固我而已。”（王世贞《弇州史料后集》）和任何事物一样，每一种社会思想也总是有它的对立面。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就是反颜山农思想的，虽然他自己也不见得是一个禁欲主义者。

如果说酒色财气“四贪词”是《金瓶梅》的开宗明义，那么，下面的这首诗就是篇末点题：

闲阅遗书思惘然，	谁知天道有循环；
西门豪横难存嗣，	经济颠狂定被歼；
楼月善良终有寿，	瓶梅淫佚早归泉；
可怪金莲遭恶报，	遗臭千年作话传。

这里表达的思想，概括起来说就是因果报应思想。有的确有道

理，如讲陈经济和李瓶儿、春梅的死因。有的未免带有作者的主观性。孟玉楼和吴月娘善良有寿，书中就是这样写的。但实际上，在社会生活中善良的人往往难以得好，有寿也就谈不上。奸狡狠毒的人易于得势，善良的人老实软弱，而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弱肉强食的。所以，好人不得好报是普遍现象。孟玉楼没有受害，因为她做了中间派，时而倾向坏人。吴月娘归根结底还是得利于他的当权派的优越地位。有的和作品描写不相合。官哥是被潘金莲害死的，孝哥是吴月娘行善施舍出去的，都和西门庆豪横没有直接关系。总的说来，宣传因果报应，是为了惩恶扬善，作者的写作目的即在此。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好，但实际上，并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。因为一切重大的社会问题，都是由经济和政治决定的，由阶级斗争中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决定的。道德作为上层建筑，对于经济基础只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已。它只能一般地调节人们的相互关系。夸大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，就会堕入历史唯心主义。作者的思想也就正是属于这种性质，而他的天道循环比历史循环论更加是地道的唯心主义观点。

这是就回末的这首小诗来说。就整部作品而论，因果报应的思想，却不是机械地外加上去的，而是真正地写出了人与人、事与事之间的彼此作用，充分地体现了因果关系。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，合乎逻辑的，自然而然地运动着和发展着。作者对这个问题既有深刻的理解，又有完满的表现。这主要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艺术修养，也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密切关系。

嘉万之间，由于经济繁荣，社会安定，生活奢华，贪财好色，沉湎酒色成了一时的社会风习。社会上罪恶的事情日益增加，酒色财气和善恶报应成了当时社会上议论较多的问题。而且议论后者比前者为多，这是因为社会犯罪也愈来愈多了的缘故。